

第四章 龍樹——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

第一節 龍樹與龍樹論（p.201~p.208）

釋厚觀（2005.10.5）

一、龍樹菩薩在中國佛教被尊為八宗共祖（p.201）

龍樹菩薩，對空義有獨到的闡揚，為學者所宗仰，成為印度大乘的一大流。在中國，或推尊龍樹為大乘八宗¹的共祖。印度佛教史上，龍樹可說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！

二、關於龍樹與龍叫、龍名等之辨異（p.201~p.202）

（一）但龍樹的傳記，極為混亂，主要是《楞伽經》中，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極樂國」²的那位龍樹，梵語NAgAhvaya，應譯為龍叫、龍名或龍猛³，與NAgArjuna——龍樹，是根本不同的。⁴

（二）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方阿闍黎耶龍叫（NAgAhvaya），真實的名字是如來賢（TathAgata-bhadra），闡揚唯識中道，是龍樹的弟子。⁵

¹ 大乘八宗：三論宗、法相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、禪宗、淨土宗、密宗、律宗。

² 《入楞伽經》卷 9：「有大德比丘，名龍樹菩薩，能破有無見，為人說我法，大乘無上法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。」（大正 16，569a24~27）

³ 關於「龍猛」之譯名，玄奘譯，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：「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（唐言龍猛；舊譯曰龍樹，非也），幼傳雅譽，長擅高名，捨離欲愛，出家修學，深究妙理，位登初地。有大弟子提婆者，智慧明敏，機神警悟。」（大正 51，912c17~20）

又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 1：「《西域記》云：『那伽闍（音遏）刺那，此云龍猛，舊曰龍樹，訛也。』什曰本傳云：『其母樹下生之，因目阿周那，阿周那者，樹名也。以龍成其道，故以龍字，號曰龍樹。』」（大正 54，1065c15~18）

⁴ 印順法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121：「漢譯《楞伽經》的龍樹，依梵本及藏文本，是 NAgAhvaya，譯義為「龍呼」、「龍叫」或「龍猛」，與龍樹的梵語不合，應該是龍樹以外另一位大德比丘。藏譯本的《大雲經》說：梨車童子，名一切世間樂見。在佛滅後四百年出家，名龍叫（NAgAhvaya）比丘，盛大弘通我（佛）的教法；也說到得初（歡喜）地。

月稱（Candrakīrti）造的《入中論》（釋），也引《大雲經》一切有情樂見童子，以龍名比丘，廣大佛的教法。月稱的引文，也以為就是龍樹的。

多拉那他（Taranātha）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方阿闍黎龍叫，真實名字是如來賢（TathAgata-bhadra），與提婆同時，為「唯識中道義」的唱道者。

在佛法中，如來藏與唯識（唯心）論，確是一脈相通的。這位持法比丘——一切世間樂見，可能就是龍叫，而被集入《楞伽經》中。「龍」，傳說中與龍樹相混雜，於是龍樹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也被糾纏在一起了。」

⁵ 多拉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（寺本婉雅日譯本 p.139）。

(三) 月稱的《入中論》⁶，引《楞伽經》，又引《大雲經》說：「此離車子，一切有情樂見童子⁷，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，轉為苾芻，其名曰龍，廣宏我教法，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。」。這位本名「一切有情樂見」的，也是「龍名」，月稱誤以為《中論》的作者龍樹了。

(四) 與《大雲經》相當的，曇無讖所譯的《大方等無想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樂見梨車，後時復名眾生樂見，是大菩薩、大香象王，常為一切恭敬供養、尊重讚嘆。」⁸大香象的象，就是「龍」（或譯「龍象」）。為一切尊重讚歎，也與《楞伽經》的「吉祥大名稱」相當。

這位龍叫，弘法於（西元 320～）旃陀羅崛多（Candragupta）時代，顯然是遲於龍樹的。傳說為龍樹弟子（？）；那時候，進入後期大乘，如來藏、佛性思想，大大的流傳起來。

三、關於龍樹之出家修學及弘法的過程（p.202～p.204）

鳩摩羅什譯出的《龍樹菩薩傳》，關於龍樹出家修學，弘法的過程，這樣說：⁹

(一) 出家學法

「入山，詣一佛塔，出家受戒。九十日中，誦三藏盡，更求異經，都無得處。」

⁶ 《入中論》卷 2：「問：如何得知龍猛菩薩無倒解釋經義？答：由教證知。如《楞伽經》云：『南方碑達國有吉祥苾芻，其名呼曰龍，能破有無邊，於世宏我教，善說無上乘，證得歡喜地，往生極樂國。』《大雲經》云：『阿難陀！此離車子，一切有情樂見童子，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，轉為苾芻，其名曰龍，廣宏我教法，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。』」（漢藏教理院刊本 p.2～p.3）。

⁷ 關於「一切有情樂見（或譯為「一切世間樂見」）童子」，印順法師在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73～p.274 中說：「據一分學者傳說，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就是中觀論的作者——龍樹菩薩。龍樹也是南天竺人，也出於正法欲滅的時代；《楞伽經》說龍樹「往生安樂國」，《大法鼓經》也說世間樂見比丘「生安樂國」；《大雲經》說世間樂見比丘受娑多婆訶那王的護持，《西域記》也說龍樹受娑多婆訶（引正）王的護持。這樣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很像就是龍樹了。但審細的研求起來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到底是另外一人；不過在傳說中有些混雜而已。

一、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已引述到《大雲經》；龍樹是見過《大雲經》的，《大雲經》是先龍樹而成立的。

二、龍樹說：「一切大乘經中，《般若經》最大」，確立於性空了義的見地，與《大雲》、《法鼓》等真常經，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的思想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說是一致。

三、羅什的龍樹傳，只說龍樹受一國王的護持，未說出名字；玄奘才肯定說是娑多婆訶那王。其實，娑多婆訶那，為安達羅王朝諸王的通稱；安達羅王朝有三百多年歷史，所以護持龍樹的，不一定就是護持世間樂見比丘的。

四、《楞伽經》中「往生安樂國」的龍樹，梵語為 NAgAhvaya（義譯為龍叫，實為弘揚唯識中道的「如來賢」的別名），與（中觀論主）龍樹梵語的 NAgArjuna 不同。」

⁸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（大正 12，1100a6-9）。

⁹ 《龍樹菩薩傳》（大正 50，184a～185b）。

龍樹青年出家時，佛像初興。佛的舍利塔，代表三寶之一的佛，為寺院的主要部分。大乘行者總稱佛塔及附屬的精舍為塔，聲聞行者總稱為精舍、僧伽藍，其實是一樣的。所以龍樹在佛塔出家，就是在寺院中出家。出家，都是在聲聞佛教的各部派寺院中出家，所以先讀聲聞乘的三藏。

（二）入雪山得大乘經

「遂入雪山，山中有塔，塔中有一老比丘，以摩訶衍經典與之。」

其後，又在雪山的某一佛寺中，讀到了大乘經典。雪山，有大雪山、小雪山，都在印度西北。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，而大盛於北方的。北方的大乘教區，是以烏仗那（Udyana）山陵地帶為中心，而向東、西山地延申的；向南而到犍陀羅（Gandhara）。¹⁰

《小品般若經》說：「後五百歲時，般若波羅蜜當廣流布北方」。¹¹晚出的薩陀波崙（Sadaparudita）求法故事，眾香城就是犍陀羅。眾香城主，深入大乘，書寫《般若經》恭敬供養，可看出大乘在北方的盛況。龍樹在雪山佛寺中，讀到大乘經，是可以論定為史實的。

（三）欲立師教戒

「[欲]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，令附佛法而有小異。」

龍樹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」的企圖。我（印順法師）以為，問題是大乘佛教，雖離傳統的聲聞佛教，獨立開展，但重法而輕律儀，所以大乘的出家者，還是在部派中出家受戒，離不開聲聞佛教的傳統，這是龍樹想別立大乘僧團的問題所在。可能為了避免爭執，或被責為叛離佛教，這一企圖終於沒有實現。在傳說中，說他有慢心，那是不知佛教實況的誤會。

（四）龍宮取經與南天竺弘法

「大龍菩薩……接之入海。於宮殿中，開七寶藏，發七寶華函，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。龍樹受讀，九十日中，通解甚多。……龍樹既得諸經一相，深入無生，二忍具足。龍還送出，於南天竺大弘佛法。」

- 1、龍樹入龍宮取經，傳說極為普遍。龍樹在龍宮中，讀到更多的大乘經，「得諸經一相」，「一相」或作「一箱」。所得的經典，傳說與《華嚴經》有關。
- 2、我（印順法師）曾有〈龍樹龍宮取經考〉¹²，論證為：龍樹取經處，在烏荼（Udra），今奧里薩（Orissa）地方。這裡，在大海邊，傳說是婆樓那（Varuna）龍王往來的地方。這裡有神奇的塔，傳說是龍樹從龍宮得來的。這裡是《華

¹⁰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454。

¹¹ 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（大正8，555b3）

¹² 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〈龍樹龍宮取經考〉，收於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11～p.221。

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善財童子的故鄉，有古塔廟。所以龍樹於龍宮得經，應有事實的成分，極可能是從龍王的祠廟中得來的。後來龍叫七次入海的傳說，也只是這一傳說的誇張。

烏荼，在(東)南印度，當時屬於安達羅(Andhra)的娑多婆訶(WAtavAhana)王朝。¹³龍樹在南印度弘法，受到娑多婆訶王朝某王的護持，漢譯有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(共有三種譯本)，名為《親友書》，就是寄給娑多婆訶國王的。

- 3、依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龍樹也在中印度弘法。
- 4、從龍樹在雪山區佛寺中研讀大乘，對北方也不能說沒有影響。
- 5、總之，龍樹弘法的影響，是遍及全印度的。
- 6、依《大唐西域記》，龍樹晚年住在國都西南的跋羅末羅山(BhrAmanagiri)，也就在此山去世。¹⁴

(五) 龍樹在世之年代

「去此世以來，至今始過百歲。南天竺諸國為其立廟，敬奉如佛。」

《龍樹菩薩傳》說：「去此世以來，始過百歲」。依此，可約略推見龍樹在世的年代。《傳》是鳩摩羅什於西元五世紀初所譯的，羅什二十歲以前，學得龍樹學系的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。二十歲以後，長住在龜茲。前秦建元「十八年九月，(苻)堅遣驍騎將軍呂光，……西伐龜茲及烏耆。」龜茲被攻破，羅什也就離龜茲，到東方來。¹⁵建元十八年，為西元382年。《龍樹傳》的成立，一定在382年以前；那時，龍樹去世，「始過百年」，已有一百零年了。所以在世的時代，約略為西元150~250年，這是很壽長了。

後來傳說「六百歲」等，¹⁶那只是便於那些後代學者，自稱親從龍樹受學而已。

¹³ 印順法師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13~p.214：「波斯匿王國名僑薩羅，但這是北僑薩羅，南方還有南僑薩羅。……從西元前三世紀末到西元三世紀初，以安達羅(Andhra)族興起而盛大的安達羅王朝，幅員極廣。如《西域記》中的南僑薩羅，馱那羯磔迦、羯[飢-几+交]伽、恭御陀、烏荼等，都是屬於安達羅王朝的。《大唐西域記》(卷一〇)，護持龍樹的(安達羅王朝的)娑多婆訶王，也稱為僑薩羅國王。據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(一五·三)說：護持龍樹的南方國王，名優陀延王，也許是從烏荼得名的。」

¹⁴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0：「跋邏末羅耆釐山(唐言黑蜂)。」(大正51, 929c23)

¹⁵ 《高僧傳》卷2(大正50, 331b20-23)

¹⁶ 關於龍樹菩薩壽長之傳說，《法苑珠林》卷53云：「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：『有一大士，名曰龍樹(依傳云：「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。』依奘法師傳云：「西梵正音名為龍猛，舊翻訛略，故曰龍樹。』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，壽年七百歲，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)。…』」(大正53, 681c21-23)

四、龍樹菩薩的著作 (p.204~p.206)

(一)《龍樹傳》所傳龍樹的著作

龍樹的著作，據《龍樹傳》說：「廣明摩訶衍，作優波提舍十萬偈。又作《莊嚴佛道論》五千偈，《大慈方便論》五千偈，《中論》五百偈，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。又造《無畏論》十萬偈，《中論》出其中。」¹⁷西藏所傳，《中論》釋有《無畏論》，或說是龍樹的自釋：「造《無畏論》十萬偈，《中論》出其中」，就是依此傳說而來的。

龍樹壽很高，大乘佛教由此而大大的發揚，有不少著作，論理是當然的，現依漢譯者略說。

(二) 三類之著作

龍樹的論著，可分為三類：

1、抉擇甚深義

(A) 五正理聚

西藏傳譯有《中論》(頌)，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，《七十空性論》，《迴諍論》，《大乘破有論》，稱為五正理聚。漢譯與之相當的：

- (1)《中論》頌釋，有鳩摩羅什所譯的青目釋《中論》；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所譯，分別明(清辨)所造的《般若燈論》；趙宋惟淨所譯的，安慧所造的《大乘中觀釋論》——三部。
- (2)後魏毘目智仙與瞿曇(般若)流支共譯的《迴諍論》。
- (3)宋施護所譯的《六十頌如理論》。
- (4)《大乘破有論》。
- (5)《七十空性論》，法尊於民國三十三年(?)，在四川漢藏教理院譯出。

這五部，都是抉擇甚深義的。

(B)《十二門論》與《壹輸盧迦論》

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十二門論》；瞿曇般若流支譯的《壹輸盧迦論》¹⁸，都屬於抉擇甚深義的一類。

¹⁷《龍樹菩薩傳》(大正 50, 184c17-21)；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3：優波提舍十萬偈，應該就是《大智度論》；經的釋論，一般是稱為「論議」——優波提舍的。《十住毘沙論》，是菩薩道——十地的廣釋，可能就是《莊嚴佛道論》。《中論》，傳說出於《無畏論》，那《無畏論》是龍樹所作偈頌(及注釋)的總集了。

¹⁸《壹輸盧迦論》中云：「以何義故造此一偈論？」(大正 30, 253a9)；又《一切經音義》卷 66 云：「首盧(亦名室路迦，或言輸盧迦。彼印度數經皆以三十二字為一輸盧迦，或名伽陀，即一偈也。)」(大正 54, 741c24)。「輸盧迦」即 zloka，印度以 32 音節為一偈(zloka)，故《壹輸盧迦論》意譯為《一偈論》。

2、菩薩廣大行

屬於菩薩廣大行的，有三部：

- (1)《大智度論》，鳩摩羅什譯，為「中本般若」經的釋論。僧叡序說：「有十萬偈，……三分除二，得此百卷。」¹⁹《論》的後記說：「論初品三十四卷，解釋（第）一品，是全論具本，二品以下，法師略之，……若盡出之，將十倍於此。」²⁰，這部《般若經》的釋論，是十萬偈的廣論，現存的是略譯。有的說：這就是《龍樹菩薩傳》所說：「廣明摩訶衍，作優波提舍十萬偈。」
- (2)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，鳩摩羅什譯。這是《十地經》——《華嚴經》「十地品」的釋論，共一七卷，僅釋初二地。此論是依《十地經》的偈頌，而廣為解說的。
- (3)《菩提資糧論》，本頌是龍樹造，隋達摩笈多譯。²¹

3、有事有理，自成一例（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）

唐義淨譯的《龍樹菩薩勸誡王頌》；異譯有宋 僧伽跋摩的《勸發諸王要偈》；宋 求那跋摩的《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》。這是為在家信者說法，有淺有深，有事有理，自成一例。

五、關於龍樹學之傳承（p.206）

（一）西藏所傳的龍樹學

西藏所傳的，是後期中興的龍樹學。

（二）龍樹學在印度的衰落與中興

在佛教史上，龍樹與弟子提婆以後，龍樹學中衰，進入後期大乘時代。²²到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與無著、世親同時的僧護門下，有佛護與清辨，龍樹學這才又盛大起來。

（三）後期龍樹學對「世俗安立」的歧異

後期的龍樹學，以「一切法皆空」為義說，是一致的，但論到世俗的安立，不免是各說各的。如：

- 1、佛護的弟子月稱，是隨順說一切有部的。
- 2、清辨是隨順經部的。
- 3、後起的寂護，是隨順大乘瑜伽的。

¹⁹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》（大正 25，57b8-11）

²⁰《大智度論》「後記」（大正 25，756c14-18）

²¹《菩提資糧論》共 6 卷（大正 32 冊），本頌是龍樹造，頌的解釋為自在比丘。

²²《空之探究》p.208，註 12：「中國舊傳：提婆的弟子羅侯羅跋陀羅（RAhulabhadra），「以常樂我淨釋八不」，顯然已傾向於《大般涅槃經》（前分）的「如來藏我」了。西藏傳說：羅睺羅跋陀羅弟子，有羅侯羅密多羅（RAhulamitra），再傳弟子龍友（NAgamitra），龍友的弟子僧護。西元三世末以下，約有一百年，龍樹學是衰落了；雖說傳承不絕，實沒有卓越的人物，中國佛教界，竟不知他們的名字。」

(四) 後期龍樹學重於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

世俗安立的自由擇取，可說適應的不同，也表示了無所適從。這由於後期的龍樹學者，只知龍樹所造的《中論》等五正理聚，但五正理聚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。

六、《大智度論》是否為龍樹所造 (p.206~p.207)

(一) 西藏所傳後期中觀學不知《大智度論》等論

龍樹為大乘行者，抉擇甚深空義，難道沒有論菩薩廣大行嗎？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由鳩摩羅什傳來的，有《般若經》(二萬二千頌本)的釋論——《大智度論》，《華嚴經》「十地品」的釋論——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。這兩部龍樹論，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，明菩薩廣大行；對於境、行、果，都有所解說，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。

龍樹曾在北方修學；《大智度論》說到聲聞學派，特重於說一切有系。龍樹學與北方(聲聞及大乘般若)佛教的關係極深，宏傳於北方，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。

北印度的佛教，漸漸的衰了。後起的佛護、清辨，生於南方；在中印度學得中觀學，又弘傳於南方。這所以西藏所傳的後期中觀學，竟不知道《大智度論》等。²³世俗安立，也就不免無所適從了！

(二) 《大智度論》論文雖有部分疑義，但大體應為龍樹所造

近代的部分學者，由於西藏沒有《大智度論》，月稱、清辨等沒有說到《大智度論》等，而《大智度論》論文，也有幾處可疑²⁴，因此說《大智度論》不是龍樹造的。

我(印順法師)以為，簡譯全書為三分之一的《大智度論》，是一部十萬偈的大論。《大智度論》的體例，如僧叡《序》所說：「其為論也，初辭擬之，必標眾異以盡美；卒成之終，則舉無執以盡善。」²⁵這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體例：「或即其殊辯，或標之銓評」²⁶，非常近似。這樣的大部論著，列舉當時(及以前)的論義，在流傳中，自不免有增補的成分，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集成一樣。如摭拾幾點，就懷疑全部不是龍樹論，違反千百年來的成說，那未免太輕率了！

無論如何，這是早期的龍樹學。

²³ 關於後期中觀學者不知《大智度論》等論，另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，收於《永光集》p.108~p.109。

²⁴ 參見印順法師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，收於《永光集》p.14~p.22。

²⁵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》(大正 25, 57a20-22)

²⁶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0 (大正 55, 74a7)